

一代春娇寂寥莫

重读红楼

陈斯园◎著

主流红学不容质疑？一家之言垄断红学？
『罢黜百家独尊曹学』应该成为历史！红学不是曹学『专利』！人人都可以研究《红楼梦》！

华文出版社



一代春娇

大

重
读
红
楼

陈斯园 著

华文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一代春娇寂寞：重读红楼 / 陈斯园著. —北京：
华文出版社，2009.5

ISBN 978-7-5075-2689-9

I. —… II. 陈… III. 红学 - 研究 IV. I207.4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09）第068890号

一代春娇寂寞：重读红楼

著 者：陈斯园

责任编辑：黄 鲁 陈 霞

出版发行：华文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

邮政编码：100055

网 址：<http://www.hwcbs.com.cn>

投稿信箱：hwcbs@126.com

电 话：总编室 010-58336255 责任编辑 010-58336251

发行部 010-58336270 58336265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印 刷：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：15

字 数：180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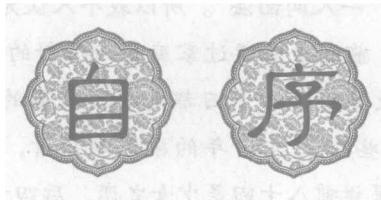
版 次：2009年6月第1版

印 次：2009年6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：ISBN 978-7-5075-2689-9

定 价：28.00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

关于《红楼梦》作者，“曹雪芹”的一切都沒有正史的证据，都是从小说《红楼梦》开篇与结尾的两句话演绎的！曹雪芹是笔名，可以是“曹家雪芹”，也可以是“吴雪芹”、“洪雪芹”。譬如序文作者是棠村，即卒于公元1691年的梁清标，如何给公元1724年出生的曹家雪芹写序？“其弟棠村序”（脂砚斋语），而《红楼梦》的作者是生于公元1609年的吴梅村就很合理，且吴梅村与梁清标是密友。

《红楼梦》主题绝非仅仅是爱情悲歌，而是明亡清兴的一曲挽歌，也不是单纯的“反清”，而是对明亡与清兴的文化批判。正面是“情”，反面是“政”；正面是“家”，反面是“国”；正面是“戒妄动风月”的《风月宝鉴》，反面是揭示理治得失的《资治通鉴》。正反两面一“显”一“隐”，作者“一声也而两歌，一手也而二牍”（戚蓼生语），将正反两面均演绎得淋漓尽致。所以看《红楼梦》应该看三层，一层看爱情，二层看明亡清兴，三层看悟空！正是：“颜红”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唱后庭花。

关于《红楼梦》背景与故事，我个人认为故事取材秦淮八艳与清宫秘史，时段主选公元1644年国变到公元1662年南明灭亡的南明痛史。教科书说《红楼梦》以四大家族为主线，是很表面的定论，其实甄贾两府才是《红楼梦》主线（贾府暗示满清从升到降，甄府暗示明朝从降到升）。所以如果从历史角度来看，《红楼梦》也可以说是胜利剧，不是王国维先

生说的彻底悲剧。悲剧只是从人生角度来说。当然，历史并非如此，可是小说不是记录真实的历史。

关于《红楼梦》技法，如鲁迅先生所言：中国以往所有的传统写法都打破了，但更具备象征主义、表现主义、意识流、荒诞派、戏剧等西方现代派手法，譬如“一人两面法”。所以我个人认为，《红楼梦》是“写意小说”。具体而言：前八十回通过家庭生活影射的是公元1644年至公元1662年明亡清兴故事，后四十回都是小说故事的本身发展需要，当然，后人也增补了一些公元1685年的康熙朝事情，但与公元1704年后没有内容关系了。如果说前八十回是少女之恋，后四十回则是少妇的婚姻困局，人生的苦乐与明亡清兴的批判乃至五千年的文化感悟，超脱其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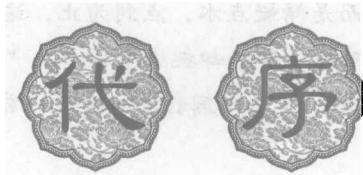
近百年红学，其实是“红内学”，就是“作者之争”。所以，红学研究要走陈寅恪先师的“文史互证”老路，重点研究《红楼梦》文本，才能给考证派新红学末路开拓一条文本研究新丝路，才是解开《红楼梦》死结的正途：“红内学”。

“不识红楼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曹家村”！“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明亡清兴里”！因此：《红楼梦》需要重读！

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”，让我们重读《红楼梦》吧，这样才能找到红学“新丝路”，发现《红楼梦》“新大陆”！

陈斯园

2009年5月



《红楼梦》里有《南明痛史》吗

“重读红楼”！

斯园君强调的这四个字让我震撼！

颇似尼采那句名言：“上帝死了”！

身在网络江湖，经常看许多才子少年轻狂，却感受不到大气混沌之圆熟，斯园兄做到了狂而狷，譬如本书中“名家批判”的标题党做派下，字里行间却充满了对所有红学前辈的友好与敬意，而在学术观点论争上又一针见血，不留情面。

他在挑战我们头脑教科书关于红楼的固定观点与思维习惯的同时，也像盗火的普罗米修斯给我们以新新红学的光明和温暖，而非破坏性地肆虐狂欢，因此，从史识的角度看，这位姗姗来迟的“天涯红楼客”的确是文史写作的又一另类。

“学术，乃天下公器”，因此主流红学“罢黜百家独尊曹学”应该成为历史，才能建设一个和谐的红坛“学术社会”。

斯园君并不言颠覆主流的胡适新红学，而是避开走入“三大死结”（刘梦溪先生云）的作者之争——红外学，从红内学进行文本研究，建立新新红学之东方明珠塔，真有“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”之气概。

其文见血封喉，而不事渲染，却处处让人感觉到含有吴敬梓的不平之气与暗藏之机，然而平素言谈间却心平气和，不露声色，真让人怀疑

其女友是瑜伽教练，一笑。

其文处处虽言创新，却强调红学研究需要回归陈寅恪的考证之路与蔡元培的索隐之路，斯园君真要掀起“红学界的文艺复兴”呢。

中国人爱热闹，譬如喜欢讲坛评书的“绘声绘色君”，斯园君却从不对故事情节进行演绎，而是蜻蜓点水，点到为止，这让没有一定文史基础的人读此书，有一定难度。作者却挑战市场，把“10年后才可能成为主流的红学观点与研究范式”（陈斯园狂言）做成一部书决定出版，想像宝琴一样横空出世。

譬如本书中“九章点评”里：“《圆圆曲》就是袖珍版红楼”，“如果你设想《长生殿》晚于《红楼梦》，就象发现了新大陆”！“关键在于时间的问题，不是《桃花扇》影响了《红楼梦》，而是《红楼梦》催生了《桃花扇》，这样解释，所有的问题迎刃而解”！

此类颠覆性的历史观点，虽然石破天惊，却又被斯园君梳理得合情合理，这真是王国维所言最高境界：“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”！

斯园君更道出原委：“不识红楼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曹家村”！

不过，在我看来，这也是斯园君需要反思的地方，让高层读者欣欣然自然很好，但走向通俗化是必由之路，伟人毛泽东与刘伯承元帅的经典名言，可都是面对不大读书的一大群人表达出来的。

斯园君说他超级喜欢康德与休谟的“彼岸不可知论”，更膜拜能看穿历史的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一句妙语：“历史，都是假的，除了名字；小说，都是真的，除了名字。”

虽然“尽信书不如无书”，我对卡莱尔此语不敢苟同，却也看出了斯园君的文学功底与史识灼见。

譬如他说“一人两面法”是红楼的“独门暗器”，具备表现主义、荒诞派戏剧等西方现代派文学技法，定位红楼为“写意小说”，而非主流观点：现实主义小说。

他还继而狂言可以把“红楼千年批判”和我的历史散文系列结合起来读，并且真的写出了一篇长文《红楼梦里南明痛史》，真是“横看成岭侧成峰”，这厮居然从红楼作者的角度看待历史，让我不得不考虑应邀

与其合作，造就文史界一段“梅兰对话”乎？（陈斯园的网名是斯园幽兰，在下实名梅毅）

其实，我在引用夏完淳的“二十年来是与非”、陈子龙与张煌言使用“日月双飞”、“日月双悬”等关键诗句的时候，也曾纳闷为何这些“传诗”（脂砚斋语）居然出现在红楼里，而吴梅村的“门前一片横塘水”等更是一字不动地写进“大观园处脂批”里，重读红楼，结合《南明痛史》，让我不得不佩服斯园君的文史互证了。

原来那些爱情取材秦淮八艳故事与清宫“蜜”史！原来红楼主题也不单纯地“反清”，是对明亡与清兴的文化批判，乃至千年文化大批判。

以前我之所以对红学不感兴趣，主要是看到新红学关于曹家正史的资料已经被“掘墓”穷尽而少见学术突破。斯园君的文本研究却大量引用正史资料进行文史互证，很少引用野史杂记。陈寅恪创立的这一研究范式，被斯园君运用到红学里如鱼得水，让恪守“重写正史”的我颇感异曲同工，那就是：在正史无法考证“曹雪芹”是谁的时候，我们何不与红楼文本对话，譬如我们可以忽略兰陵笑笑生，着重研究《金瓶梅》的文本，就够了！

斯园君解释得更妙，从序文作者棠村即梁清标发出“天问”：梁清标如何给1724年出生的曹家雪芹写序？为生于1609年的好友吴梅村作序才是真正的“其弟棠村序”。真是一句话考倒一船人。

宋代哲人张载有“横渠四句”：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。愚兄诚愿与斯园君共勉之！

作为读书人，天天接触文字，我对特别的语言艺术才会敏感，而斯园君天马行空的散点透视写法还是让我有点眼花缭乱，思绪纷飞，却愿意随其云卷云舒。

乍一看，观点与论证都写得不深入，但全文一读，豁然开朗，原来作者在于布局，“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”，鸟瞰大观园，如坐敬亭山。

身处快餐文化时代，思想的盛宴成为奢望，斯园君把原创性思考和盘托出，汪洋恣肆，颇合俺的口味：弛魂夺魄。其飘逸的“围棋布局”写法，没有攻击性的“手筋”，却让人感到其文是一堵墙，一深海，一片云。

偶尔闲笔调侃，却画龙点睛，让人有醍醐灌顶之感，回味一下，才

明白这步“棋”下得真妙。

这自然得益于斯园君长期文学修炼，他曾笑谈：很多作家是不写作了，才研究红楼，而他则是没有成为作家前，就先行一步了，而研究红楼的目的，是学习红楼的“春秋笔法”，为以后写宋史三部曲《南迁》打基础。

同我一样，斯园君也供职于金融行业，他白天看大盘，晚上读红楼，让很多人不可思议，我却明白，能打通行业界限的人，进行思想的“蹦极”，并非难事，只是外观看炫目而已。

这家伙能打通文史哲，其行文把时尚语言与深刻观点进行有机结合，譬如“新编十二钗”里，他打趣道：在小说中，三姐是为爱情殉葬，但我们如果结合历史来看，把尤二姐当作降清派，把尤三姐当做抗清派，三姐自然是“烈士”了，好比《桃花扇》里的秦淮八艳之李香君“宁死不屈”，直把那些降清的明朝文人羞死！

“一代春娇寂寞，半城灯火参差”出自吴梅村弟子陈其年的《木兰花慢·汴梁城内有李师师巷经过感赋》，让人在香艳之余感受红楼历史，正是《玉体横陈》的翻版，也有《圆圆曲》的味道。

本书书名虽艳，标题也大多采用明末清初才子名句，但无脂粉气息，让人感受冷血一种，如闻1644至1662年间的南明痛史：千红一哭万艳同悲！

本书语言看似“红楼杂文”，却系统完备，珠联璧合，学术底蕴深厚，幽默风趣之余有阅读快感，达到雅俗共赏的效果：既能让高层人士反思与认可，也能让普通读者接受并喜欢。

张爱玲曾言：你们不能欣赏《红楼梦》。新新红学出世，给我们带来了机会，红楼是人人可以欣赏的，关键是要打开第三只眼，譬如抛弃曹学读红楼，倒是进入真正大观园的捷径。

斯园君被誉为“新新红学第一人”也非浪得虚名，受邀《燕赵讲坛》等媒体布道新新红学，开创“在野派红学家”登陆讲坛的先河，逐渐被红坛内外认可，十位名人推荐词就是明证。

在十位名师推荐中，斯园君没有请红学家好友推荐，好似专请“红楼旁观冷眼人”来做裁判，这是其可爱之处，让我想起拗相公王安石改

革前的欲擒故纵术，一笑。

北京天下图书万文兄感谢我推荐了一位学术底蕴深厚的“在野派红学家”，也是可以终身合作的性情之友，并愿意为新新红学的“新丝路”做铺路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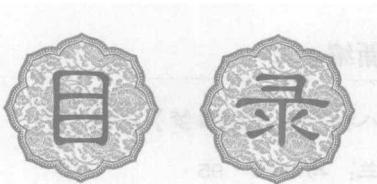
万籁俱寂，“重读红楼”，看着打印稿《一代春娇寂寞》写序，恍然感觉“梅兰对话”。“月亮挂在窗上”，仿佛也能看到启明星在向我招手，而您，如果深夜读此书，定然“如是我闻”。

读史如旅游，信乎？夜读此书若不能带您到“月亮之上”，请您到天涯“煮酒论史”来砸我！

是为序。

梅毅（赫连勃勃大王）

2009年5月7日于深圳



自序 · 1

代序：《红楼梦》里有《南明痛史》吗·梅毅（赫连勃勃大王）· 3

第一章 红林外史：“曹学名家醉八仙批判”· 1

小引：十问新红学 · 2

1. “白马非马”重论红楼：就“红学三大死结”请教刘梦溪教授 · 12
2. 红林外史：周汝昌悲情谢幕，找不到大观园主 · 19
3. 红林外史：王蒙指点“不奴隶，毋宁死” · 23
4. 红林外史：冯其庸六探曹家墓，寻不到曹雪芹棺木 · 27
5. 红林外史：历数周岭解密曹雪芹三宗“醉” · 29
6. 红林外史：聊聊马瑞芳的《趣话红楼梦》 · 33
7. 红林外史：红楼血书祭中原——与赵国栋先生探讨 · 35
8. 红林外史：刘心武为何意淫贾珍与可卿有一腿 · 41
9. 锦上乱添花：李少红将走滑铁卢 · 45

第二章 琼林仙葩：六个梦 · 49

小引：端木蕻良——我看《红楼梦》 · 50

1. 一代春娇寂寞：可卿化蝶追崇祯 · 51
2. 玉钗恩度是前生：梅村还泪卞玉京 · 60

3. 褪钗一二可齐家：梅村笔淫文皇后 · 68
4. 关山漂泊腰支细：香菱影映陈圆圆 · 79
5. 昨夜朱楼梦，今宵水国吟：宝琴怀古郑成功 · 83
6. 文武不及林四娘：晴雯酷似袁崇焕 · 87

第三章 秦淮八艳新编 · 93

- 小引：从“秦淮八艳”看《红楼梦》人物 · 94
1. 到头只剩一盆兰：马湘兰 · 95
 2. 冻脸有痕皆是血：李香君 · 99
 3. 镶盒金钗浑抛却：董小宛 · 105
 4. 一代红妆照汗青：柳如是 · 115
 5. 一报朱楼梦里人：顾横波 · 120
 6. 一舸西施计自深：寇白门 · 125

第四章 生就灯前儿女诗：千红一哭万艳同悲 · 131

- 小引：梅村诗文诉痴情 · 132
1. 林黛玉是冯小青的转世灵童？ · 132
 2. 草衣道人王修激与妙玉的惊人雷同 · 135
 3. 李清照再生：涂灿 · 143
 4. 脂砚斋传奇：薛素素 · 148
 5. 秋水精神香雪句：真娘 · 152

第五章 红楼丽人行：十二钗新编 · 157

- 小引：重读红楼的现实意义 · 158
1. 红楼丽人行：敏探春 · 158
 2. 红楼丽人行：酷宝琴 · 160
 3. 红楼丽人行：苦绛珠 · 162
 4. 红楼丽人行：时宝钗 · 163
 5. 红楼丽人行：慈湘云 · 165

6. 红楼丽人行：洁妙玉 · 167
7. 红楼丽人行：情可卿 · 169
8. 红楼丽人行：烈三姐 · 170
9. 红楼丽人行：勇晴雯 · 172
10. 红楼丽人行：贤袭人 · 174
11. 红楼丽人行：强凤姐 · 177
12. 红楼丽人行：刁红玉 · 179

第六章 红楼中的经典名著 · 183

- 小引：新文化小说的五千年批判 · 184
1. 《圆圆曲》是《红楼梦》的袖珍版 · 187
 2. 《红楼梦》脱胎于《西游记》 · 190
 3. 《红楼梦》取经于《金瓶梅》 · 192
 4. 《红楼梦》摄神在《水浒传》 · 194
 5. 《红楼梦》与《三国演义》的异曲同工之妙 · 198

第七章 《红楼梦》VS 四大古典名剧 · 203

- 小引：红楼作者是个戏曲家 · 204
1. 个中谁拾画婵娟：红楼梦 VS 牡丹亭 · 205
 2. 小红骨贱最身轻：红楼梦 VS 西厢记 · 208
 3. 七月七日长生殿：红楼梦 VS 长生殿 · 212
 4. 桃花扇底送南朝：红楼梦 VS 桃花扇 · 214

附录一：红楼人物影射系统列表 · 217

附录二：参照顺治的倾城之恋解构红楼故事布局 · 221

后记：红楼有路悟为径，学海无涯乐作舟——我的新新红学之路 · 224

第一章

紅林外史：

「曹學名家醉八仙批判」

少司馬文正公題詩云：“醉盡平生”由來有客醉五個四萬五千家，我亦醉矣。

小引：十问新红学

把《红楼梦》作者认定为曹雪芹，缘起胡适，1949年以后，胡适新红学成为主流红学，“红楼梦作者曹家雪芹说”才正式定型！

清朝红学并没有这样的大一统，即使高鹗自己也说：“作者相传不一”，三百年来，“红楼梦作者非曹雪芹说”也从来没有停止过。

前一段时间在各大网站上风传一个热帖：“红楼梦作者”究竟是谁？——《石头记》作者提案集锦。



“《红楼梦》作者”提案集锦

原题：十三名“作者疑似分子”闪亮登台，曹雪芹面临下岗

来自：国学论坛，《红楼梦》研究

一、王夫之及其弟子（漫步廊桥提出）

二、曹雪芹（胡适提出）

三、朱明末系隐王（颜也之提出）

四、洪昇（土默热⁽¹⁾先生提出）

五、洪昇、曹寅、曹雪芹（由几个人提出）

六、曹頫（陈琳提出）

七、查继佐（李明鸟；隋邦森、隋海鹰提出）

八、吴梅村、冒辟疆、董小宛 [一赵子提出，见《杂文月刊》二〇〇四年第十一期（上）第四十八页；一赵子案：“作者（与）吴梅村（有关）说”，于

(1) 土默热，中国明清史、红学专家。土默热红学的核心是“洪昇著书说”。书中记载的是洪昇家族及其四个互相联络有亲的“百年望族”，在改朝换代后覆亡的历史。

清末及民国（大陆、台湾）间，已有多人提出，如：邓狂言、杜世杰等。】

九、吴梅村（烛影摇红、斯园幽兰、傅波、钟长山提出；斯园幽兰正是本书作者。）

一〇、脂砚斋（多人提出）

一一、曹雪芹恋人（周汝昌提出？）

一二、作者不止一人（清末即有人提出；潘富俊也提出此说）

十三、墨香（四川联合大学教授张放提出）

以上排名不分先后，一视同仁。争论提出的时间先后意义不大。争取三年解决《红楼梦》作者问题，原来“曹雪芹作者论”应予否定，达成共识后，在上面十三种提案内任选一个或几个……如果另有新提案的也可跟帖。多几个提案选择余地大。

在这篇帖子中，《石头记》作者提案有吴梅村、洪昇等13人之多，可谓是“《红楼梦》作者十二钗”，整理者是闲闲笔与一赵子，他们口出狂言：“草根红学”不是“泡沫”，而是“《红楼梦》世纪学术大战”的战略反攻！这真是“草根红学齐弹劾 新红学派成阿扁”，请看小子下面的十问新红学：

（1）自传论？

胡适索隐出“曹雪芹自传论”，其徒弟周汝昌更是“考证”其年龄⁽¹⁾，根据清中期西清的记载“（曹寅）为织造时，雪芹随任”。这个说法就我来看是有问题的。关于曹雪芹的出生日期有很多种说法，比较可信的是公元1724年，这些说法中最早的也是公元1716年，而曹寅在公元1712年已经去世。

脂砚斋说曹雪芹“批阅十载增删五次”，而最早的甲戌本是公元1754年，也就是说成书于公元1744年，假设曹雪芹生于公元1724年，那他20岁时就写出了《石头记》？这似乎难以让人信服。一个20岁的毛头小伙，无论从人生历练上来看，还是从诗词功底上来说，都是很难达到这个高度的。

(1) 根据周汝昌的考证，曹雪芹生于公元1724年，逝于公元1764年。

陈寅恪老先生曾给胡适一封信，提到林黛玉的描述与清初名妓柳如是有相似之处，胡适哪里看得懂！

建国后，陈寅恪更是花了十年时间写出了数十万言古文论著《柳如是别传》，里面多次比较《红楼梦》美女与明亡清兴里秦淮八艳的精神雷同之处。

我们假设陈寅恪老先生的观点是正确的，那么《红楼梦》的作者就更加不可能是曹雪芹了。一个公元 1700 年后出生的曹雪芹，哪里能自传 100 年前的秦淮八艳故事！？

(2) 断部论？

自胡适以后，红学界普遍认为《红楼梦》后四十回是高鹗续作，小说《红楼梦》封面都印着两个作者的名字：曹雪芹、高鹗。作为胡适的关门弟子，周汝昌曾痛骂高鹗“卑鄙”、“败类”，还提出“要把他（高鹗）的伪四十回赶快从《红楼梦》里割下来扔进纸篓里去，不许他附骥流传，把他的罪状向普天下读者控诉，为蒙冤一百数十年的第一天才写实作家曹雪芹报仇雪恨！”后来周汝昌还发展了他的观点，他认为程伟元、高鹗作了清廷的鹰犬，秉承乾隆的旨意，篡改了《红楼梦》。

周汝昌修订《红楼梦》，学金圣叹腰斩《水浒传》，却不知道《红楼梦》也是一部反书，而《水浒传》后部是投降，《红楼梦》后部也是“革命”。

其实《红楼梦》前后是一体。林语堂也“平心论高鹗”，说续书也不差到哪里。

从数十种《红楼梦》续书来看，大都是从高鹗的后四十回开始续，并非从第八十回续起，比高鹗的续书差多了，所以都不能风行天下！

其实高鹗自己也说自己是“编辑”，红楼一百二十回本早就存在，只是“地下”流传，没有正式挂牌“上市”而已。

(3) 随园论？

胡适的随园论源于袁枚《随园诗话》笔记：康熙间，曹练亭（练当作棟）为江宁织造。其子雪芹撰《红楼梦》一部，备记风月繁华之盛。中有所谓